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二十六回 收魚稅激眾出洋 識礦苗開工掘地

卻說伍巡檢見漁戶那般快樂，有心想要敲詐，回得衙內，把地保傳來，問明漁戶一共多少家，那幾家是最有體面的？地保一一報明。伍太爺就下了幾副請帖，請他們來吃酒，意思是要開口借些錢鈔，作為修衙門的公費，□四家豪傑，一齊請在裡面。李慕髯得了這個消息，會齊眾人商議道：「本來我們鎮上，沒有什麼官來騷擾的，如今添了這個官，偏又遇著這個伍太爺，分外愛錢，直頭像剝皮的一般狠。此番請我們吃酒，那有好意，無非是要捐我們的錢。我想我們千辛萬苦，在驚波駭浪裡，拼命取得幾條魚，那有餘錢給他白用，明天的局不去為是。」眾漁戶異口同聲，一齊說不去。伍太爺等得心焦，差人再去請時，誰知早被慕髯料到，約齊眾人下海去了，當日不歸。伍太爺無可如何，鬧得個老羞變怒，躺在煙榻上納悶，吸過三筒煙，精神足了，計上心來，暗道：我何不如此如此。主意想定，便坐到公事桌上起稿，拔出一管筆，誰知沒筆頭。原來他那筆多時不用，筆頭膠住在筆管裡了。伍太爺沒有這件利器，如何制得了漁戶，只得向隔壁藥鋪裡的王醫生借了一管筆，把稟稿起好。原來他這稟帖，是上與堂翁的，無非說蠶樓村的漁戶，利息如何好，可捐他一成稅，以充練勇軍餉。縣裡見了這個條陳大喜，就委伍太爺徵捐。伍太爺奉著這個札子，好不得意，連夜出告示，捐漁稅一成。這告示貼出去，別的漁戶，倒還罷了，只□四家豪傑，心中甚為憤憤，但不肯出頭抗違，只得按數捐錢。誰知這伍太爺，想出的法子絕妙，交銀子便用錢價算入，作的錢價極高，交錢便用銀子算入，作的銀價也極高，名為一成收稅，其實三四成還不止哩。眾漁戶都是愚人，那裡看得出他破綻，只慕髯觀得清切，心中不服，和□三家豪傑商議，欲抗稅不交。當日就在槐樹底下喝茶定議，通知眾漁戶，叫他們不要完稅，等爭定了再說。眾漁戶雖然完稅竭蹶，卻很怕官威，不敢違背，那裡肯信慕髯的話。□四家無奈，只得隨他們去。果然因這抗稅的事，被巡檢衙門裡打聽得李家出頭，便出票子拿人，生生的把慕髯捉入衙內一間屋裡。慕髯的母親，是一天離不了兒子的，這日他兒子日暮不歸，不由的撐著拐杖，在槐樹下等候。隔壁老太婆出來採豆，見他獨自站在那裡，不覺可憐道：「瘦子為何不回去做飯吃？」慕髯母親道：「我兒子從來沒有晚歸，今無沒歸，放心不下，只得在這裡望他。」那老太婆歎口氣道：「唉！瘦子不知他被官府捉去了麼？只怕明日這時，還不得回來呢！」慕髯母親聽了這話，就如青天裡打了個霹靂，半晌方哭道：「我兒子犯了甚事，為何官府要捉他去？」那老太婆道：「瘦子不要啼哭，聽說他為了抗漁稅的事，伍太爺叫他到堂當訊問，橫豎這事是□四家公同抗稅的，不是你兒子一人的事，不過問幾句就好放回的，你放心等他一夜便了。」慕髯的母親，聽他的話，略安了心，但是怎能不慮，整整的一夜不曾合眼。

次日午後慕髯還未回來，他母親是真急了，只得撐著拐杖，走到巡檢衙門打聽，差人同他說道：「你兒子抗稅不完，只怕要解到縣裡辦罪哩，你不替他花幾文錢，還恐怕不妥當。」慕髯母親駭得渾身亂抖，再三央求道：「可好領我見兒子一面？」差人道：「那卻不能，如要見他時，除非花銀三兩，我替你想法子。」他母親道：「我不曉得這規矩，我手上帶來一付銀鐲子，約莫二兩重光景，權時押在頭兒這裡，等我見過兒子，回家設法來贖罷。」那差人見他年老可憐，勉強應了，領他到監門口，又和那一個差人商量，那個差人狠狠的埋怨他，不該便宜答應。又經慕髯母親再三央告，然後領到監裡，和兒子見面。只見他兒子蓬頭亂髮，坐在一邊，不禁大哭。慕髯見母親來探監，也覺□分難過。當時母子痛哭一番，商量不出一毫主意。慕髯道：「母親不要愁，兒子沒多餘罪名，就是到縣裡，也不怕的，只是母親在家，沒人侍奉，我的好友陸揚夫，他知道我在監裡，必能前來照應，母親只去告知他一聲便了。」他母親只管垂淚，不則一聲，差人來催，只得別子出來。

回家去找陸揚夫，並沒找著，他妻子說：「丈夫趕到縣城，和李大哥用錢去了。伯母在家納悶，本要去接來消遣幾日，如今甚好，就請住下罷。」慕髯母親暗思，樂得住下，有個商量，但是思子之心，何時能已，日間流淚，晚上失眠，年老的人，如何捱得住這般折磨，不到三天，已經病倒了。五日後，揚夫才回，說起縣裡有文書，叫伍太爺把慕兄放出來，大約明後日就好回家，伯母請放心罷。慕髯母親心上一寬，病也好了些。次日慕髯果回，趕到陸家，見母親病在牀間，驚惶無措，只得延醫替他調治。誰知蠶鎮沒好醫生，不服藥倒還不要緊，一服藥後，鬧得痰火上炎，這一晚便氣喘不止，渾身冷汗，竟嗚呼了。慕髯哭得死去活來，又在陸家諸事不便，幸虧揚夫友誼甚敦，倒替慕髯料理喪葬，一月後方才了結。

這時抗漁稅的事，撫台已知道了，飭蓬萊縣嚴拿罪人懲辦，揚夫得了這個風聲，和慕髯商議，聚集□四家豪傑，定計出洋。各家自有漁船，收拾行李什物，連夜出海。誰知別家漁戶，探聽著□四家豪傑出洋，也駛船跟著來了，足有百□號船，慕髯大喜，就出主意，把各船編成隊伍。用鐵索連起，制就旗號，以便相認。出口後，幸虧沒遇大風，走了數日，尚都平穩。

一日，海中風起，把他們的船，打個回頭，一氣淌下，收不來口，直到一個島邊，才能下碇收帆。□四位豪傑，站在船頭，細看這島，四面盡是峭石，找不出他的路徑，當晚住在船上。次早要探這島，四面找去，好容易找著一條港，轉了幾個彎，卻見一個深洞。好在大家駕的小船，便望水洞裡穿進去，裡面漆黑，不辨東西南北。慕髯命點了魚油燈，照見洞石內古苔斑駁。行不到半里，果然透出天光，原來是一灣止水，絕好的一個船塢。慕髯等一千人，捨舟登陸，到處閒遊，那見一個人的影兒，只百來株幾□圍的古樹參天，樹皮都成了青銅色，還有焦爛的樹木，倒在一旁。再望前行，卻見無數猴兒，聚在那裡，啾啾啼嘯，彷彿似人坐談一般。眾人舉眼看時，原來上面一片果樹，深黃淡綠的果子，一顆顆的掛在樹梢，料想群猴吃果子已經飽了，所以不復上樹。那些猴兒，見有人來，都攀援山石，登時散盡，不知去向。慕髯見這果樹外，一帶空地，足有數百畝開闊，而且土地腴潤，豐草叢生，肚裡暗想：此處搭幾間茅屋開墾起來，足可過活一世，強如在熱鬧場中與世人爭。那蠅頭的微利。一路想，一路走去，誰知轉過一彎，便是那停船的船塢邊了。

當下眾人下船，商議造屋居住，第□三位豪傑魯重武道：「我們造屋，沒得器具，如何造法呢？」第五位豪傑萬人智道：「我聽說上古時，沒有五金器械，用的都是石器，石斧石鑿，石刀石鑽，都有現成的圖畫可考，所以名為石世界。我們開闢這個荒島，只得仿上古的法子做起。況且我們船上，帶來的傢伙不少，只要取下些樹木山石來，各事便易辦了。」慕髯大喜道：「此言深合我意，怪不得人家稱你智囊，果然思想入妙。」當下慕髯便會齊各家漁戶，商議造屋，叫他們聽自己調度，分頭採取木料，製造磚瓦。眾漁戶聽說造屋，俱各歡喜，砍樹的砍樹，挑泥的挑泥，搬石的搬石。慕髯和人智數人，又製造出許多石斧石釘來給他們應用。原來各漁戶裡也有做過木匠的，也有做過磚瓦匠的，大家公議，推他們為師，一邊學習，一邊做活，不到半月，各料齊備，便依著岩石，面向果林，把一間一間的屋子搭起來。晚則上船住宿，早則登山造屋。

一日，□四位豪傑，因做工辛苦，起得遲了，忽然一個漁戶，慌慌張張跑來報道：「不好了，我們搭的□來間屋，不知被何人一齊扳倒，那人的力量，也就不小，怎麼那樣粗的木頭，都被打斷了。」慕髯道：「豈有此理，這山是沒有人跡到過，我們環游了一遍，也沒見個人影兒，如何會有人來拆房子？」那漁戶道：「李大爺不要這般說，如今世上的人，鬼鬼祟祟多著哩，正經人來了，他躲著不出來，背後使些促狹計保不定的。李大爺不信，上去一望便知了。」慕髯很覺詫異，只得喚起□三個兄弟，攜了手槍刀劍等械，準備找著那人，和他廝拼一回。

那漁戶在前領路，到得房屋那裡，果見一攤卸下的屋架子，堆了滿地，有些工人，呆呆的在那裡候信，慕髯叫他們：「且慢動手，我們去找這拆房子的人哩。」當下□四個豪傑，各處找去，依然不見個人影。最後還是第七位豪傑馮維羅，在屋基後頭，找著一個洞，那洞門並不甚大，不過容得一人。獨自一個不敢進去，只得走回告知了眾人。慕髯議道：「我和馮賢弟、陳賢弟同進去探探看。」當下命人點起火把，三人入洞，不一會，並皆跳躍而出，三個大熊跟在後面，追出洞來。大家辟易，那大熊舒開蒲扇大的手掌來捉人，只聽得慕髯叫道：「快些開槍！」一語提醒了眾人，才把三熊打死，大家商議著割下他的肉來，回船煮好飽餐一頓。

這回蓋造房子，沒得人來拆了，不上一月，造成整百間房子，打下極厚的圍牆，只是住便住得妥當，長遠下去，卻有絕糧之厄了。要種田時，苦於沒得籽種，慕髯出主意，叫眾人每日出去打獵，打著野獸來，將就果腹。無奈火藥又已用完，這回真沒有法想了，所以下海找些生活，指望劫些糧草，或捕些魚蝦來度日。

第一次出去，就遇著賈希仙的船，當下把來歷說明，希仙叫他們把船攏來，跳上小船，跟他們上去探島。天光漸明，只見島上白氣迷漫，礦苗極旺。希仙找到礦苗所在，立下標記，回頭向慕髯道：「這島是個絕地，怪不得沒人來問津。然而埃及上古人，曾經到過此地，你看那山上，不是模模糊糊有幾只船幾匹馬幾只鴨麼？這就是埃及上古時的象形文字，我疑此島，古時必與大陸毗連，後來被海水沖開的。這底下礦苗極旺，我們大家並力開下去，必獲大利。至於久住這裡，沒得生活可做，莫如採著礦後，回到仙人島為是。」慕髯一干人甚喜，就依著希仙所指的地位，開下去。此番大家著力，比造屋更來得迅速，不上二□天，已見地底下有鐵有煤，希仙叫運數千噸到船上，餘下的封在礦裡，將來再取。原來希仙這船，本來載貨不多，壓不住風浪，自經這煤裝上去，倒平穩了許多。恰好船上的機器業經修好，使命開輪。走了數日，再也找不著仙人島，只見前面一座山在那裡冒煙，大家憑欄觀望。慕髯道：「那山莫非便是仙人島麼？」希仙笑道：「那是座火山將要震動，那山頂上一股氣，便是拉發汁升上來的，你要考其究竟，便停船在此，看他崩裂便了。我算著不出三天，必然震裂。」慕髯等人聽得如此奇異，都願開開眼界，希仙測準度數，叫把船停在海心裡，等候三日。果然第二天五更時，聽得遠遠的如雷震一般，大家起身上頂篷看時，只見天邊紅了一塊，因離得太遠，看不出什麼光景。希仙道：「這時正是利害，不可近看，隔日開輪近前去細看罷。」慕髯只得罷了。正是：

新奇都是尋常事，學問偏從閱歷來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